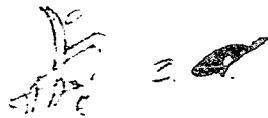


廿雨蓬書

離失集

星 南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發行

一九四一

南星 著

新詩社版

石 像 辭

普及本三角
豪華本六角

嶄新的詩人南星的第一個詩集「石像辭」，可以說是
一部現代的牧歌。細膩的情緒，敏感的心靈，秀麗的文
體，微微哀怨的調子：這便是我們的這位嶄新的詩人的特
長之處。全書共分三輯，有許多首都是未經發表過的，從
這裏，我們可以窺見這位新詩人的新的姿態，以及他的無
限遠大的前程來。

MG
I 226
517

集 失 離

星 南



3 2167 6849 3

第二輯

送別一

·
·
·
·
·
·
·
·
·
·
·

二九

送別二

·
·
·
·
·
·
·
·
·
·
·

二九

送別三

·
·
·
·
·
·
·
·
·
·
·

三〇

黃昏

·
·
·
·
·
·
·
·
·
·
·

三一

夜行

·
·
·
·
·
·
·
·
·
·
·

三五

第三輯

登高

·
·
·
·
·
·
·
·
·
·
·

三九

幽囚

·
·
·
·
·
·
·
·
·
·
·

四一

有約

·
·
·
·
·
·
·
·
·
·
·

四四

第一輯

集 圓 月

月圓

多荒草的庭院是秋天的郊野，

牧場氣味漸漸濃重了。

月亮似乎是第一次圓，

這樣的季節，這樣的夜，

萬里外的友人應如風而來：

天狼星獨自輝耀在南方，

屋脊上的獸頭耽於深思，

而突起的號角聲是驚人夢的，
沒有明天了啊今夜月圓。

蟋蟀入室

蟋蟀入室了，

午夜饒舌的生客，

語聲却有舊相識的從容。

這是我的牀，近一點吧，

無論是哲人或無知的孩子

講說古史或荒唐故事。

這世界已經隨聲變化了。

若童話中的神仙國。

但我預感白晝之來臨，

沒有新熟的稻粱供客一嘗。

久行步街

19

兩行房屋隱蔽了市聲，
足跡稀少的陰濕路上
有一縷秋天的暖熱
徘徊在一家家平安的門外。
一担水果是過往的好顏色，
而靜止的木車上有人入睡。
覆蓋着幽人之居的老槐

也學習讓自己的英實落地無言。

晨起

倚牆而睡的狗仍未醒來，
滴哇的雛菊倦於一宵風露，
秦娘子羞怯地開而又閉了，
被遺棄的清晨的氣味啊。
老園丁從小屋中出來，
點着他的飽滿的烟斗，
又對人開始紆緩的絮談。

天空低低的似將落雨。

寒露

靜止的車自成黑影，
誰家雙扉輕輕閉合了。
門外失去路人的履聲，
漸長的夜，
報告時刻的更夫不來，
一隻狗獨做巡邏者，
曳着尾瑟縮而過。

天
上
的
寒
露
開
始
滴
落
在
無
所
依
傍
的
方
形
路
燈
上
。

第二輯

送別

充滿在街道上的
是和兩年前同樣的惆悵，
爲甚麼清晨有這樣多的車馬
讓那親切的影子隱現不定：
天空是高朗而且青的，
我推着呀呀的空車回來，
狗在後面垂頭追隨着，

鄉野大路上秋風之動容。

敲門聲這樣地無所希冀啊。



送別二

我們像兩個日常的行人，
而道旁的門戶沒有開啓之意，
應怎樣聽歸路上自己的足音啊。

我發現一樹棗已經全紅，
幾片半綠的葉子在地，
我的衣襟有黃昏的顏色。
街道是空空的，

無名的紫戀令人却步。

送別三

思念是永不疲倦的精靈，
天未明時就來住在胸懷裏了；
羣聚的星辰照人離別，
風撲衣袂的聲音那樣急促。

列車正走在田野之間變，
粗率的陽光不會告人信息。
一隻年老的表却喧嘩起來，

反覆地自讀着直到黃昏。

黃昏的行客，沈思的脚步，
為誰去買深橙色的果實呢。
街頭樂曲添了一縷幽怨，
道路如冰，圓滿的月白下。



黃昏的水洞

從列樹的叢葉間

墜落在人肩上，

而過往的風是寒冷的，

肩上如有落葉了。

天空失去雄壯的雲，

歡悅的燈光久已不見了，

人影也沈入夢裏。

聽生疏的鈴聲吧：

莫問馬車都何處去了，

莫問誰做了它們的乘客，

因為列樹亦無言語，

癡癡地以沈思過夜。

夜行

月亮爲我做了兩年的看守者，
今夜却漠然不動容了。

和寒涼的季節同時歸來，
愚蠢地貯藏着主人的夢。

街燈是沒有記憶的，

飛舞的落葉阻入行路，

而我如一個安步回家的盲者，

熟悉每一方牆垣和土地。

深巷不知年月，

家家的門久已掩閉了，

我有急促的步履，

私獻「地下平安」之祈禱，

怕門扇在暗影中呀然而開，

怕昔日的人語，昔日的容顏，

一聲叫賣或一聲夜歌

也將使這獨行者淚落如雨。

第三輯

登高

——
望月

給你畫一個低低的淡色月亮，
和幾隻斂翼不肯飛的白頸鳥，
又有一縷煙無力而且稀疎，
九十月之交了，寒冷滿地。

若荷蘭的水車遲緩下來，
溪水靜靜的欲流又止，

要早起去尋覓最後的李實慶，
你這在山坳山脚久居的人。

無毒蛇必已深深地隱藏，

夜晚豺狗的吼聲會變為淒咽。

你若戴了帽子並縮着雙手，

也應傳遞給我一些山水之寒。

幽囚

——給 C H

我們密藏着同樣的記憶，

說起你會久住我會常遊的地方，

是我過於不加思索了，

一陣楊葉響讓我們無語相對。

你說想念遠方的信如想念戀人，

我的心也在千山萬水之外，

而這兩個身軀不如飛鳥，
聽完了落葉風又聽霜雪。

輕輕地開門吧，是夜晚了，
我只携帶着這一點溫暖，
崎嶇路是我們的舊相識，
街燈的虹彩令人低頭。

有約

——給Y.T.

有約不來過黃昏，
今日才看出黃昏的步履。
斗室中，
我輕輕地起來開窗，
對面的樓篷在星樹裡面，
樓窗內的燈夢醒了，

淺淡得失去歡愉的顏色，
主人的心思訴與誰呢，
又是夜色了，
怕聽不見一聲風的長笛。

雨雪

——寄H T

窗外的水滴落地結冰了，
爐火暗無顏色，
仍然是嚴肅的冬天，
在你遺下的大城裏，
而庭院裏雨如雪，
應是安睡的時候，

「我聽見黑夜裏響尾蛇在遊行了。」

「珍重你的夢，

同時與你的健康，」

我看見你坐在美好的油燈光下，

又走上七月的月台。：

「日子是遙遠的，」

碎裂了我的健康和夢，

殷殷懷念愛丁堡的夜，

爐火的溫暖流進你的心，

聽敲擊火箸之聲，

翻開了記憶的書卷麼？

歲暮

默默的歲月，
冰雪封住了門窗。

屋脊上的貓叫何處去了？

讓蟄伏的安於蟄伏吧：

螞蟻有穀粒，

蛙有濕土下的虫，

松鼠有栗果和榛果，

密密的貯藏，深深的家。
只有我們是沒有食糧的，
我們衝開冰雪的封閉線，
在一年中的末夜中尋覓，
又空空地回來，
夢想着一個來客，
不知遠方是否有冰雪
凝凍了異鄉人的心。

山 靈 集

第一輯

山靈

滿地的光輝是月色麼，
多少靜靜的雪意。

寒冷和溫暖凝做一宵撫慰，
空枝便對着天默默無聲，
而樹葉只剩下三片四片了，
彩衣的孩子有飄流的命運，
到雪花的蛛網罩住大地的時候

它們才抵足而臥，
並用稚弱的聲音呼喚，
長衣的山靈就來擁抱它們了，
他的如低音之琴的語聲
為它們講述將來的日子
它們讓土地濕軟，清泉奔流；
睡眠完成了這獻身的工作。

新月

新月獨坐着

在古老凝重的屋頂上：

我曾有一個家，

庭院沈沈的，

沒有母親的屋子，

柔和的氣息漸漸寒冷了，

兩隻蠟燭守着靈台，

收縮的火焰畫出一幅容顏。

窗內窗外，

病臥的孩子不安的呻吟，

僵硬的空枝相擦作聲，

老人喃語若連續的喟歎，

講說生者死者兩地之相憶。

夜深深無數的時刻，

而門扇吱吱地叫起來，

露滴不見。

遠道而歸的今宵月色。：

白雲

——聞丁將歸。。

豐富碧綠的田野，

天上多白雲。

這是我們互相贈與的，

常在我的牀前你的箱中，

而沒有人聽的

「甘雨」葉落一秋又一秋，

冷雨之後，
想雨後故國的迢遙，
想鷓鴣飛不到的海上古城，
長青的亭保留人步履，
但黑的枝幹有苔蘚，
告訴你林中路南北，
遠方的憶念如蠟牛之行跡，
只等着時間忽然走盡了一段距離，
而兩極縮為一點，
應是今年冰雪之日變，
南方北方的來書

字字如窗格上跳動的光影
令石像的目光更其凝定了。

十一、
ヤ
2

織女星

織女星懸空而臥，

低低的在樹梢頭

入夢了又閃出安寧之光。

花屋密密地封閉起來，

一束一束的乾草放着香氣，

而裏面的花木都沈沈睡了。

月亮不再從山後上升，

小山上的兩株樹垂了頭。
溫暖的霜就要下來了，
閉眼吧，幼小的貓頭鷹。

遊思

從遠處來的神秘的聲音
輕輕縈繞着如在枕邊：

十一月淡黃色的郊外，

踏着落葉拾幾片遊思，

再回去守望林間的星斗，

等到夜深深才放下窗幃來麼？

但這地方是寒凍的日子了，

因為雪已經降了兩次，
而且早曉有使人不能遠望的霧
封閉了窗格和無名的憶念。

第二輯

縫衣

年年有因緣的是

門窗和風雪，

而車輪往復地講說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百靈鳥今日飛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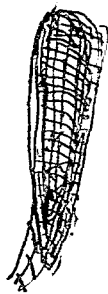
溫暖的跳躍啊，

我尋覓着舊時衣裳，

並感謝過去的歲月，
絲縷間的輕夢，
孔穴中的寒冷，
燈的光焰若古之遺愛，
應做孤獨的縫衣人
謹慎地穿針度線，
讓每一個小聲音
重述一個辛酸的故事，
珍重地傾聽吧，
失去了的不能再得。

撫人的古意在暮風裏，
道路柔和而且長。
一聲獨輪車的鈴
輕輕過去了，
老槐垂下來重重的葉子，
却無意於初冬的顏色，
每家屋簷上的寂寞，

久行步街



不是忍耐是不覺德國，
與這遲遲的行客兩相忘，
各自沈吟「北平的黃昏」，
淡淡的懷鄉病無因而來，
街頭之外，
濃重的烟霧在地上，
無數明暗的燈火，
匆急的馬蹄聲中異情調忍。

飛雪

海棠樹的枝柯豐潤了，
殘葉積雪爲花，

陰陰的土地上昔日的餘香，

二月的夢到三月的夢。

古庭院有青春的心，

而它不勝銀衣之重了，

枯枝段段墜落，

聽啊：

愉快的鳥聲何處去了，

風吹雪片敲着兩肩，

獨飲不盡的寒冷，

遠人之遺，

從天之彼方來的

飛雪爲甚麼在此停步呢，

空無人語的城市。

問訊

夜晚無人：

多福的深閉的門戶，

沒有風也沒有燈光。

我披了長衣而立，

若來在別人的家裏，

無涯的靜默，

而裸露的羣枝有相依之樂，

72 74

枯乾的水池擁着落葉，

片片陰雲安坐於天，

遠處有古鐘

以遲鈍的滴答之聲自娛。

鳥兒睡了，

能借得一付羽翼麼？

冬天的花溪之旁，

山中人今夜如何。

夜宴

今夜無意中開門：

土地是寬闊的冰河，

滿天的月光凝凍了，

我如一個拙笨的雪人

柱樹枝之杖嫻嫻而行，

千古的沈寂覆蓋四方，

三更了，四更了……

但一聲叫賣搖曳而來，
讓這尖銳的聲音爲我招魂吧，
無限長的月光的冰橋

陸續渡來了遠方的人和死去的人，
我用叫賣者的一担食物
爲他們做成一席盛宴，
雄雞請莫長啼驚了主客。

第三輯

初春別

草芽味的陰濕風，
二月做不速之客，
比往昔更美麗了，
洩潤了我的庭園，
獨對夢寐的叢枝
不勝古離別之情，
年年二月的離別，

片片的冰化做泥，
又有風箏飛起來，
一縷長長的思念
從庭中到了郊外，
遠遠的草色如何，
車輪應是輕輕的
回來了如同二月。

不寐

——懷H T

狗叫自遠方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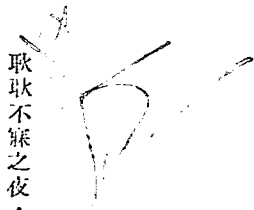
這是美麗的村莊巖，

密密的花樹

夾着一條殷勤迎客的小徑

聽我的客人的脚步：

遠方的狗叫久無應答，



耿耿不寐之夜，
閒窗見萬戶千家的燈火，
停歇的車馬上了街路，
無數擾攘的聲音，
污穢了的城市
留不住故人情，
海上的風帆若遠若近。

頤

月台

月台的柵門閉了，

月光滿地。

四方的旅客遲遲不來，

家鄉的佳節，

各有自己的燈和月：

廣闊的天空之下

我自來自去，

却有所失了，
天上人間：
淡淡的影子，
路人這樣稀疏，
欲問不得的步履。

祭妹

85

一年開始的時候，
太匆匆的離別，
十七個晝夜了，
春天的風在郊外
吹着未乾的泥土
聽我的低抑的呼喚……
墓南墓北無人跡，

一條溪水流向何處呢，
草芽悄悄地生長了，
在綠色和赭色的交替中
飄起來你的柔和的影子，
我們都做了異鄉人，
這陰冷的花開時節。

折枝

—答—P H

折一條低垂的細枝，
庭院無人到，
芽苞生長着如同昔日，
陽光暖熱起來了，
沒有痕跡的歲月，
無聲的千言萬語。

去一條舊街上行走，
恰是人稀的時候，
不見樹枝出牆來，
房舍癡癡而立，
古樸的容顏若未經風雨：
我對你說些甚麼話呢。

離
夫
集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出版

實
價
四
角

著
者
南
星

總
代
發
行
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